



## 一碗馄饨，一份温暖记忆

□王劭文

手又一次触碰在碗沿上，筷子的木质纹理早已被时光磨得光滑，握在手中，仿佛能触到几十年前的温度，每一道裂纹都默默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

馄饨摊前仍然挂着那个红灯笼，在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城市里显得格外温暖。微黄的灯光下，一位老人微微佝偻着腰，手中擀着面皮，动作缓慢却又充满力量。

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，人称馄饨张，讲一口使人感到亲切的地道宁波话。今年是在邱隘街头卖馄饨的第四十个年头了。

老人有一门独特的手艺，擀出来的馄饨皮，薄如蝉翼，似半透明，可隐隐透出里面新鲜馅料的颜色，一只只馄饨仿佛一件件精致的艺术品。

荠菜虾仁鲜肉馄饨，是他这里最受欢迎的馄饨品类，每一口咬下去，既能感受到荠菜的鲜嫩清甜、虾仁的鲜美弹牙，又能品味到鲜肉的醇厚多汁，三种食材的味道在口中交织与碰撞，奏响出一曲美妙的味觉交响乐。

爷爷告诉我，馄饨张早先在古桥那边的老街口摆摊，爸爸放学后经常循着那只红灯笼，先去吃一碗鲜肉馄饨解馋、填肚子。

后来，爸爸成家立业，有了自己的小家与新的居住环境，老家那边就去得少了。不过，在我成长过程中，爸爸偶尔还是会带着我故地重“游”。可惜的是，几年前搞建设，馄饨张每天出摊的老街口成了工地，他不得不将摊位移走，也渐渐和老食客们失去了联系。

今年春节，趁着假期，爸爸带着我，再次驱车来到这里。当时，华灯初上，霓虹闪烁。车水马龙间，我们穿梭在熟悉而又陌生的老街口，没想到这里已经变成一个现代化广场，周边一片喧闹。

我们去边上小巷找寻馄饨张的身影。重新踏上老街的石板路，每一步似乎都踏在往昔岁月，眼前旧物与新景交织。转过一个街角，突然，一抹熟悉的灯影映入了眼帘，红得醇厚、质朴，带着一种旧时光的韵味，与周围时尚而现代的店招形成鲜明对比。

真的是馄饨张的那个小摊！我和爸爸欣喜不已，快步向前，照例点上一份荠菜虾仁鲜肉馄饨。我满怀期待的同时，环顾四周，只见人们大多神色带着点疲惫，却又仿佛在这一碗馄饨中找到了片刻的慰藉。

馄饨张的生意一如既往地好。候餐间隙，我起身又来到广场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。我想，馄饨摊还是

那个馄饨摊，可宁波还是曾经的那个宁波吗？这座在时代浪潮中飞速发展的城市，经济实力日益壮大，城市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然而，在这令人瞩目的繁华背后，不可避免地，也会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小遗憾悄然浮现。

曾经老城区的老街巷里，弥漫着浓郁的烟火气，青石板路蜿蜒曲折，两旁各式店铺古色古香，邻里之间的欢声笑语，经常回荡于巷弄之中。那些老街巷，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，是祖辈父辈儿时的幸福港湾。

但是，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，不少老街巷被拆除了。那些承载着乡愁乡情的老建筑，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轰然倒塌……儿时的欢乐场景，随着这些老街巷的消失一去不复返了，邻里之间的亲密关系因距离阻隔也渐渐淡漠，再也找不回过去的那份温暖。

一阵寒风吹来，我不禁打了个寒颤，赶紧裹紧衣服，重新回到馄饨摊前。一碗热腾腾的馄饨端了上来，洁白的馄饨在紫菜、蛋皮、葱花的簇拥下，宛如一朵朵盛开在汤池里的白莲花。我轻轻搅动汤勺，馄饨随着汤汁翻滚，升腾起的热气扑在脸上，模糊了我的双眼，也模糊了现实与过往的界限。

嗯，还是那熟悉的让人怀念的老味道。看着眼前这碗热气腾腾的馄饨，我突然从心底生出一股莫名的暖意。是啊，纵使宁波已经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宁波，但那些美好的回忆和情感，却从不曾改变，它们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里。

发展机遇不可错失。在这个不进则退的大时代，我们在朝着美好生活奋进，城市建筑、景观和设施也需要向前发展和不断完善。不过，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手段，更多地那些曾经的美好保存与收藏。我们的城市规划师与建设者，也确实许多合适的地方，保留与重新打造了一些老街巷，让回忆与情感有所存放，也让后人能够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。我们也通过了多种方式，来传承和发扬那些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让它们在新时代里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。

我默默地吃完那碗馄饨。在离开广场的那一刻，我和爸爸都回头望了一眼，此时摊位前忙碌的老人以及那只红灯笼，散发出一道异常温暖的光。我知道，这个温暖的画面，将永远伴随着我，去见证自己以及这个城市的每一次蝶变。

## 老邬

□王继军

老邬是我的大学同学兼室友，瘦高个，戴眼镜，操一口常德话，自诩为“小北京”方言，看见漂亮女生，会说“这女孩叠么漂亮”。

老邬很有才。最近他开了微信公众号，起名为“沅澧行走”，代表他生于沅水边、长于沅水旁。他行走在这片土地，对沅澧两岸的风土人情了然于胸。自从开了公众号，老邬非常勤奋，保持每周三更，“求学路上”“乡村图卷”“桐雨随心”，每个栏目下的每篇文章我都认真拜读，读后会感叹，“同一个班同一个宿舍的，为什么我就写不出这么有趣的文章呢？”不得不承认，造物弄人，人和人还是有差距的。我跟老邬同龄，虽然他属湖北，我属湘南，但都在农村长大，文中描述的诸多场景能引起我的共鸣，为此我没少在文后点赞。

老邬做事特专注。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哪怕外界“洪水滔天”、喧闹如市，他都能“两耳不闻”、心无旁骛。记得老邬喜欢看棋谱，经常不知从哪弄来一本围棋书，大冬天坐在床上，裹着被子，然后侧过身来在床旁边的桌上打谱。宿舍的其他同学打牌争执声、观战叫好声，声声如雷，可老邬依然如乌龟冬眠、岿然不动。我那时对端坐在床上的老邬，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。偶尔老邬也下场打几把牌，但输多赢少，常常责怪自己的手气太差。其实他那水平，跟我一个档次。我至今不愿记牌算牌，觉得太累。

老邬写得一手好字，尤其是硬笔书法，一看就下过童子功。我曾在宿舍偷偷照着他的字临写，但终究写不出那味道，字没有筋骨也就缺乏了灵魂。他的一个老乡，高我们一个年级，是法律系宣传部长，经常找老邬写宣传横幅，老邬拿起如椽大笔，一气呵成，令人赞叹。不过老邬的毛笔字功力稍欠点火候，钢笔体浓了点。至今他对书法仍很痴迷，见到好的字帖，能看得如痴如醉不

能自拔。尤其对伟人的诗词和书法，更是推崇备至。我虽也喜书法，相较于他，属叶公好龙型，且好乾隆体，在行家看来品味不高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老邬好交友，性率真。大学四年，老邬结交的朋友可不少，上跟师姐打成一片，下与师妹自来熟，尤其见到常德妹子更是亲切。虽周旋游弋于各女孩间，但未曾有过风月传闻，实属难得。少不更事还是贼胆不肥？不得而知。老邬长我数月，仍保留一份童真，室友们经常拿他开玩笑，他也一笑了之。只有一次，大家不知因为他什么事情都哈哈大笑，笑声越来越大，他正拿着镜子扯胡须，实在难以忍受，拍案而起，镜碎，笑声戛然而止，一片寂静。

按孔老夫子说法，老邬已到知天命岁数。老邬曾以文辅政多年，如今看淡前程，一切风轻云淡。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，就犹如老牛反刍，开始咀嚼起过往的点点滴滴，从出生、上学到工作，吃过的玩过的、看过的听过的，都能信手拈来成文章。这其中包括他的小脚老奶奶在床上听闻他出生后，高兴得忙不迭把两条腿穿到一条裤筒等诸多趣事，他的父亲自强不息靠一把瓦刀撑起全家、开辟了新的屋场，他的母亲以泡发的黄豆启发他如何写好汉语拼音。回忆看似点滴细小，却无不包含他对亲人的深情。看得出来，老邬是一个重情的人，孝顺的人，尤其看到他写的《陪伴母亲的日子》，让我泪目。当然，老邬也没忘记表扬自己，小时候拾金不昧，上学路上拣了“一块钱”，犹豫再三后上交给了老师，避免了一位同学失学。现已到知天命年龄的老邬也有矫情的时候，一颗烂牙，从疼痛到求医，再到拔牙，最后把烂牙藏好，生生写了三篇文章。遇到性子急点的，早已自己在家用老虎钳一拔了之。

前两年，我出差到常德，特地约老邬见了一面。没怎么变化，还是那么瘦高，似乎拔掉的那颗烂牙还没有补上。如今，老邬在文学的路上越走越远，我已经感觉他的第二春已经到来。只是希望老邬能胖上两斤，也算老有所获吧。

